

西子情

——作品——

卿本惊华

白金纪念版

{貳}

你可知道，其实有那么一刻我是想要放弃你的。
可是放弃你如剔骨焚心，甚至剔骨焚心也割除不去。
所以，即便你弃情绝爱，哪怕我们互相折磨到死。
这一生，我也认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西子情

——作品——

卿本惊华

白金纪念版



{貳}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冠满惊华

锦瑟话落，大殿千人齐齐一怔，锦瑟小主要寻红鸾公主比试？

君紫钰蹙眉，玉痕凤目微微眯了一下，蓝澈顿时来了几分兴致，虽然没见过凤姐姐的才艺，但他觉得一定比锦瑟这个女人好得多，最好让凤姐姐好好地教训她。

云锦面色一沉，对着锦瑟怒斥：“不要胡闹！”

“云哥哥，我可没有胡闹。”锦瑟仰着脸看着云锦，似乎豁出去了，不屑地扫过早先表演过的那些公主宗亲和大臣家眷小姐，“难道堂堂东璃，泱泱大国，就是这些个不入流的才艺吗？简直是可笑，别污浊了我的眼睛。云族任何一个平民女子都比那些表演得要好。”

云锦蹙眉，锦瑟说的倒是实话，这些才艺，自然不入他的眼，不过鸾儿是不喜张扬的，冷声道：“坐下！不准挑事，否则你知道后果！”

锦瑟小脸青白地看着云锦，站着的身子不动，“云哥哥，难道你怕了？还是说凤红鸾根本就是传言那般草包废物，根本就不敢和我比试。”

云锦一双凤目凌厉地看着锦瑟。

锦瑟心底发寒，似乎被云锦冰冻了一般，但是依然仰着小脸倔强地看着云锦，“云哥哥，无才无德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只有我才能配得上你。你不让我寻她比试，便是承认她是草包废物，一无是处。就是你杀了我，她也是！”

最后一句话，锦瑟说得尖锐，声音直地震颤着在场众人的耳膜。

云锦脸色瞬间阴沉得吓人。

大殿寂静无声，人人都目光重新看向凤红鸾。

凤红鸾似乎没听到一般，依然慢慢地品着酒。

“凤红鸾，你敢不敢和我比？”锦瑟见云锦忍而不发，知道得逞了，转身看着凤红鸾，正式下挑战。今日她一定让凤红鸾永远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永远也不能再肖想云哥哥。

凤红鸾神色不动。

“凤红鸾，你不敢吗？还是说你真的是草包废物？”锦瑟看向凤红鸾的眼光厌恶嘲笑，见凤红鸾不语，心中更是不屑。若论才艺，她敢言放眼天下没人可以比得过她，连父主都对

她的才艺称奇，说她有些地方都可以胜过云哥哥了。

凤红鸾依然不语，似乎只有眼前的酒才能入得了她的眼。

“凤红鸾，你听到没有？”锦瑟对凤红鸾的置若罔闻心中怒意大增。她从小到大嚣张惯了，以前在云锦面前还收敛些，如今云哥哥都快被人抢走了，她自然不再收敛了，将以前的嚣张跋扈，性情乖张，此时诠释了个淋漓尽致。

云锦俊颜黯沉如冰，低叱道：“父主教你所学就是强人所难吗？滚出去！”

玉痕放下酒杯，微微蹙眉。

“我不过是挑战而已。她不敢接受，就说一声，以后不再肖想你，我自然再不为难她！”锦瑟不依不饶。今日这个机会，她说什么也不会放过。

云锦双手攥紧，骨节已经显出青筋。

“凤姐姐，你就和她比试，让她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省得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蓝澈忽然开口。

“你看她敢吗？莫不是怕了我了？”锦瑟冷哼一声。今日就让云哥哥知道天地间只有她才是最好。

“朕的御妹不喜张扬，云小主就勿要强求了。”君紫钰俊颜早已经在锦瑟说那一番侮辱东璃才艺不入流的话时便沉了下来，此时见她咄咄逼人，沉着脸开口。

太皇太后老脸也沉了几分。这云小主显然是非要生事。她刚才的话不单是说凤红鸾，而是将整个东璃都拉了出来。而且如今凤红鸾还是皇上封赐的御妹，也算是皇家之人，如果今日真是没人能盖过她的话，那么这就等于丢尽了东璃皇室的面面。

更何况如今当着各国来使的面，东璃这个脸面自然不能丢！

“我今日还就强她所难了。她既然敢招惹我的云哥哥，就要拿得出本事。”锦瑟盯住凤红鸾不放。

“今日是皇祖母寿宴，意欲享乐，云小主如此强人所难，实在欠妥，我东璃可不欢迎有人搅了皇祖母这喜庆的日子。”言外之意，君紫钰已经下了逐客令。

“看来凤红鸾真是一个草包废物，东璃泱泱大国也是拿不出手……”锦瑟冷声。

“不就是比试吗？你想比什么？”凤红鸾忽然开口。

“所有的都比，你敢吗？”锦瑟顿时高仰着脸看着凤红鸾。

“只有你想不出来的，没有我不敢的！”凤红鸾放下酒杯，如水的眸子清凉不屑地看着锦瑟。这个身体如此才华，腹中所有，是那女子历经多少年日夜苦练所得，如何能背负一辈子甚至是生生世世的废物名声？今日便让世人知道，凤红鸾不是草包废物，她是天才，腹中惊才，无人能及。

“大言不惭！你等死吧！”锦瑟恨恨吐口。她根本就不信天下女人还有谁的才艺能比得过她。她学尽了父主生平所学，今日就让凤红鸾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云小主是不是得意得太早了？”凤红鸾坐着的身子不动，清淡

开口，“你罗列吧！你能列得出的东西，凤红鸾今日便奉陪到底！”

大殿众人齐齐转头，震惊地看着凤红鸾。

锦瑟沉寂如水的脸色忽然褪了下去，嘴角微勾，笑了。

“好，你等着！”锦瑟恨恨地转头，对着李文吩咐，“上笔墨！本小主今日就通通罗列出来，逐一比试！”

李文立即看向君紫钰。

“上笔墨！”君紫钰此时也褪去了阴暗，淡淡开口。云族主天下惊才，人人皆知，输了也是输给云族主了，他东璃也不会多没面子。

李文连忙给锦瑟呈上笔墨。

锦瑟立即提笔，在铺好的宣纸上刷刷写了起来，握笔动作沉稳，俨然大家风范。

在场千人，都是自小习经文，弄笔墨，一看锦瑟架势，自然都知道她腹中才学所言不虚，都齐齐看向凤红鸾，心中为她担心。

“这些，凤红鸾，你可敢？”片刻，锦瑟将宣纸拿起来，展开在凤红鸾面前。

顿时众人发出一大片抽气声。

只见宣纸上密密麻麻，足足罗列了几十项才艺，其中居然也罗列了弹奏《高山流水》。除了那些常见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外，更还有许多刁钻古怪的难题，其中有一项居然是爬到大殿的梁柱上……

众人都抬头看向那大殿梁柱，这座朝阳殿是东璃皇宫最高的殿宇，高可达十丈，不是世间绝顶轻功，根本不可能平地拔起。梁柱光滑，平常人想要攀爬根本就不可能……

众人齐齐转头再次看凤红鸾。

“有何不敢？”凤红鸾淡淡看了一眼，挑眉。

“好！”锦瑟“啪”的一下子将宣纸拍在桌上，手腕的镯子碰到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来人，将这些都准备齐了！”

李文感觉自己的腿都打颤了，看着那宣纸，然后抬头看君紫钰。

“都去准备！一样也不准少了！”君紫钰沉稳开口，一国之君威仪尽显。只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袖中的手死死地攥着，他知道凤红鸾没有内力，如何能攀上那梁柱？即便是他用轻功也不能。这座大厅内，怕是只有三人可行，那便是云锦、玉痕，还有王弟。

李文一听皇上都发话了，立即一挥手，带着一众宫女太监拿着那单子走了下去。

君紫璃此时也不再无动于衷，抬眼看向凤红鸾。

大殿内一时寂静无声。

锦瑟得意地看着凤红鸾。她虽然被云哥哥废了内力，但还有灵力，几次交手，她知道凤红鸾没有内力，看她如何能爬上去十丈的梁柱。转头不经意间瞥见琼华正在痴痴看着云锦，锦瑟顿时对着琼华怒道：“你看谁呢？”

琼华惊醒，连忙错开眼睛，一双美眸有着被抓住的慌乱。

“说，你看谁呢？”锦瑟猛地向着琼华走近。肖想云哥哥的女人都该死，一团黑色的雾气猛地袭向琼华。

云锦瞟过来一眼，不予理会。只要不是鸾儿，这个女人爱杀谁杀谁。

“住手！”君紫璃飞身而起，瞬间揽着琼华后退了数丈。

锦瑟根本就不听君紫璃的，手中的灵力不减反增，直直地追了过去。

“云小主，你不要忘了，你来者是客。”君紫钰看着锦瑟居然要当殿杀人，凤目阴冷。

君紫钰话落，君紫璃的剑已经架到了锦瑟的脖子上，琉璃的眸子黯沉地看着她，“云小主，你若敢伤她，这把剑便要你血溅三尺！”

锦瑟此时的黑雾也已经缠绕上了琼华的脖子，美眸阴狠地看着琼华那张惨白的小脸，“这个贱人居然敢肖想我云哥哥。君紫璃，她的心根本就不在你的身上，这样的女人，你居然还护着她，真是可笑！”

锦瑟话落，琼华小脸一瞬间化为灰色。毕竟她心中多年的秘密被拆穿，而且此时又是当着千人的面，还是被君紫璃护住揽在怀里时，再加上她脖颈被紧紧缠住，几欲窒息喘不上气来，心中恐惧一瞬间攀升到顶点，最怕的是君紫璃听到锦瑟的话不救她。

“璃，我没有……我只是无意间看到……云少主……”琼华摇头。

君紫璃面色看不出任何情绪，闻言低头看了琼华一眼，温声开口：“我知道！”

琼华提着的心一瞬间稳稳地落了下来，心中虽然还是恐惧，但是已经欣喜居多，她就知道君紫璃一定会相信她，一定会守护她的。

“只有你这个愚蠢男人才信她的鬼话！”锦瑟冷眼看着琼华。都说女人最了解女人，尤其是锦瑟这样将云锦看得死死的女人，凡是对云锦贴上边的事儿，她都敏感异于常人。刚才这个女人那样迷恋的眼神看云哥哥，似乎还不是一日两日，她自然分得清楚。

“还请云小主放手！”君紫璃似乎没听到一般，对着锦瑟沉声开口。

“我今日便是要杀了她又如何？肖想我云哥哥的女人都得去死！”锦瑟手中的黑线猛地收紧。凡是肖想云哥哥的女人，她都不会放过。

琼华因为锦瑟猛地用力，只感觉脖子似乎要断了一般，黑色的瞳仁染上白色，渐渐向外扩散，一瞬间她感受到了死亡。

“云小主，你要想清楚，你确定让你云族和东璃、西凉同时为敌？”玉痕并没有出手，凤目清凉地看着大殿正中的三人。见琼华已经难以支撑，温凉的声音淡淡开口。

锦瑟的手没有半丝松动，不屑地抬眼看着玉痕，猛地记起他那日护着凤红鸾切断她一缕青丝的情形，顿时怒意充斥，“那又如何？我云族还怕了你们？”

这话说得张扬，但是在场所有人都不會怀疑这句话。

云族神秘，实力一直不为外界窥探，所有人都奉云族为神祇。几百年前云族一个长老的灵力便可摧毁一座城池，从那之后，云族灵力才被外界窥视一二，连天下三国也不敢轻易招惹。

“既然你不怕，大可以动手！便让这天下人都看看你云族的实力。”玉痕面色依然清淡，

大殿内的夜明珠将他玉颜镀上了一层清冷光华。

琼华的心一瞬间沉落谷底，一张小脸已经被黑线纠缠成了土灰色。她本来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天堂跌入地狱，大抵不过如此。

闻言，君紫璃凤目猛然凌厉地看向玉痕，“玉太子，她可是你的妹妹！”

玉痕目光清淡温凉地看着君紫璃，“璃王殿下若是能救下我皇妹最好，救不下的话，我西凉自会举兵云族，为皇妹讨还公道！”

这话说得令在场千人心头都寒气森森。传言玉太子生性凉薄，果然如此。有此话佐证，难道如今的西凉当真已经不怕云族了？

云锦的目光也转向玉痕，眸子一片沉寂的黑色，但也并未开口阻止锦瑟。

蓝澈不屑地撇了撇嘴角。无论是琼华，还是锦瑟，他都觉得这两个女人死了最好，可以少了世间两大祸害，这一幕真是养眼啊。更何况西凉和东璃同时对云族举兵，那么他蓝雪便可以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呢？

君紫钰此时也表态，“朕也认同玉太子之话。云小主屡次破坏皇祖母寿宴，如此娇客，我东璃可是招待不起。今日若是染血的话，东璃和西凉势必找云族讨还个说法！”

君紫璃薄唇紧紧抿起，忽然脑中一个念头一闪而逝，若是此时的琼华换成凤红鸾，在场这些人可是还有谁能如此的无动于衷？心中一狠，十年前的事情没弄清楚前，他自然不能让锦瑟杀了琼华，手中的剑猛地向前递了一寸，瞬间锦瑟雪白的脖颈鲜红的血流出。

君紫璃声音低沉，“今日血溅当场，你便不能寻红鸾比试了！”

将锦瑟的矛头重新指向凤红鸾。

云锦眸光瞬间凌厉如剑。

“无耻！”蓝澈嗤之以鼻。为了保护琼华，君紫璃居然将凤姐姐推出去。

玉痕凤目清凉闪过一抹厉色地看着君紫璃。

君紫钰和太皇太后虽然不太赞成君紫璃做法，但也知道这是无奈之举。他们还是不愿意染血，毕竟琼华和锦瑟两位公主死在东璃此事非同小可。

“真是承蒙王兄看得起红鸾了！”凤红鸾眸光淡淡瞥了一眼君紫璃，对上锦瑟，“一命换一命，你觉得你要杀的女人值得你用命换吗？愚蠢！”

锦瑟顿时松了手，嫌恶地瞪着奄奄一息的琼华，“杀了你都脏了本小主的手！”话落，伸手猛地一拂，脖颈上那道血痕瞬间不见了，顺带着弹开了君紫璃的剑，“管好你的女人！再敢肖想我云哥哥，我便杀她而后快！”

她自然不能便宜凤红鸾和云哥哥双宿双飞。

众人都惊异地看着锦瑟雪白完好的脖颈。

君紫璃松手，琼华身子不稳，软软地滑到了地上。君紫璃并没有将她捞起，而是抿唇看向凤红鸾，一双眸子闪着痛苦。

凤红鸾视而不见。

“来人，扶琼华公主去休息！”君紫璃对着两个宫女吩咐了一句。

有两个宫女立即走了过来，扶起琼华，向殿外走去。

“慢着！”锦瑟突然开口阻止。

琼华身子轻轻一颤，停住了脚步，恐惧地看着锦瑟。

“你可敢与我比试？”锦瑟睥睨不屑地看着琼华，“西凉国第一才女，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斤两，也敢肖想我云哥哥。”

琼华袖中的手死死地攥起。她会的只是琴棋书画，那些刁钻古怪的难题她如何会？更何况还有那攀上大殿的十丈高的梁柱，她根本就不行，转头看玉痕。

玉痕面色清淡，不做表态。

琼华心底一凉，转头看着君紫璃。

“琼华经受刚才这般，如何能与你比试？云小主莫要开玩笑！”君紫璃解围。

“我看她是不敢！还西凉国第一才女，原来西凉国也不过如此！”锦瑟将琼华恐惧看尽眼底，嗤之以鼻。这个女人不是她看不起，根本连与她交手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她今日也不能这么便宜放了她。

“云小主可别欺人太甚！”玉痕如玉的手轻轻地摇晃着白玉杯中的美酒，墨玉的眸子幽如深潭地看着锦瑟，眸光转处淡淡地瞟了一眼琼华，清凉地开口，“既然云小主开了尊口，琼华你便从中随意选一样，意思意思吧！你刚才受了惊吓，即便输了也没人笑话你的。”

琼华猛地抬头，一双眸子盈盈含泪地看着玉痕，“是，太子皇兄！”

“好！一项就是一项，看你可能胜我，如果不能胜，以后休要再让我看到你肖想我的云哥哥！”锦瑟答应得痛快。无论哪一项，谁也休想在她手上讨到分毫便宜。

“皇上，都准备好了！”李文躬身道。

锦瑟满意地扫了一眼李文身后那些宫女太监捧着的东西，转头对着琼华冷声道：“你选哪一个！”

琼华一双美眸一一掠过那些琴棋书画等器具，最后目光定在琴上。在琴棋书画中，她最精通的就是琴，父皇宠爱她，请了天下第一琴师授艺，而她也着实喜爱琴，又因为父皇也爱听琴，她为了讨好父皇，所以最是在琴上下了一番苦工夫，自然也就琴弹得最好。

而琴曲弹得最好的就是《高山流水》！连父皇都说她的《高山流水》有一位故人的风骨。至于那位故人是谁，她不敢问父皇，但是从父皇眼神中，她知道那个人对父皇来说一定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快些！谁有空总是等你！”锦瑟不耐烦地催促。

“琴！”琼华缓缓开口。自然是选琴的，只有在琴上，她有信心胜过锦瑟。

“你便等着输吧！”锦瑟冷哼了一声，目光转向凤红鸾，“凤红鸾，你还不上来？如果你现在要怯场也行，只要你保证以后不再纠缠我云哥哥，我今日便放你一马。”

云锦听着锦瑟开口闭口让人休要肖想他，俊颜一直阴沉着，此时大怒，“休要再胡言乱语！”

否则我现在便将你送回云族！”

锦瑟顿时住了口，心中恨意翻滚，云哥哥即便再护着这个女人又如何？今日她就当着天下人的面将她踩在脚底下。

“怯场的那个人永远不会是我！”凤红鸾心中冷笑，眸光冷凝如冰地看了一眼锦瑟，慢慢放下手中的酒杯，清冷吐口，“既然是比试，就要有彩头。如果你输了的话，比试完了，立马滚出东璃，如何？”

“我根本就不会输，你要输了必须永生永世不见我云哥哥！”锦瑟立即大声道。

凤红鸾淡淡地瞟了云锦一眼，漫不经心地吐口：“好！”

云锦虽然知道凤红鸾既然敢答应便不会输，但是在听到她漫不经心地答应锦瑟，似乎她在她的心里就如尘埃，心还是被刺得生疼，被尖锐地刮开了一道血痕，感觉五脏六腑，瞬间鲜血淋漓。

长长的睫毛垂落，遮住眼中受伤的神色，无论他如何做，都温暖不了她的心。

凤红鸾感受云锦黯然受伤的气息，袖中的手指忽地缩了一下，随即她淡淡地看着锦瑟，“今日这大殿所有人，都是证人！”

“好！你上来！”锦瑟立即同意。

凤红鸾缓缓起身，淡然随意地走上场，蓝衣水袖，衣袂如风，整个人如天上的明月，皎皎如白玉珠，美得清雅脱俗，将琼华锦瑟，无数美女宫娥，齐齐比了下去。

锦瑟极力压制心中嫉恨妒意，一挥衣袖，“第一局，就比《高山流水》！”

凤红鸾淡淡地瞟了一眼桌上的琴，“三人齐弹，谁的音符断了，便是谁输！”

“好！”锦瑟不给琼华开口的余地，对着她的婢女吩咐道，“将我的七弦琴拿来！”

玉痕淡淡开口，“小蜻蜓，将我的凰风琴取来送给公主用！”

琼华顿时一喜。太子皇兄的凰风琴可是不输于七弦琴的绝世好琴，她从来都没有机会一摸，如今太子皇兄居然给她用。顿时早先玉痕不救她的那丝幽怨散了去，心中欢喜。

“去将红鸾公主的凤鸣琴取来！”君紫璃对着他身后的人吩咐。

凤红鸾眼皮都不抬，凤鸣琴本来就是她的。

不出片刻，三把当世绝世好琴摆在了琴案上。

所有人目光都聚焦在场中三名女子的身上，面前三把绝世名琴，人人心中兴奋激动。这样的比试可是前所未有的，尤其主角是当世三大美女，她们的比试更是振奋人心。

“三位公主，可是准备好了？”李文试探地问。

“有什么可准备的？开始！”锦瑟当先坐了下来。

凤红鸾淡淡而坐。

琼华咬着唇瓣看了两人一眼，袖中的手紧紧攥了一下，也缓步坐下。

“燃香，开始！第一局，琴技，《高山流水》！”李文高喊。

立即有人燃香。

“开始吧！”凤红鸾淡淡开口。

琼华和锦瑟手同时按下琴弦，几乎在檀香刚燃起，优美的音符便流泻出指尖。

谁都知道，这样的比试就是抢夺先机，一旦失了先机，便很可能被别人的琴声所影响，到时候曲不成曲调不成调，甚至连下指都提不起来力。

琼华和锦瑟自然都知道，于是两人下手很快，各自琴声飘起。

两道优美的琴音飘荡在众人的耳边，相互纠缠，你压我，我压你，互不相让，此起彼伏地旋绕在大殿每一处角落。几乎不用任何心思，众人很快便沉浸在美妙的高山流水的气氛里。

只有凤红鸾没动，她娴静而坐，面色淡然，一动不动。

琼华的琴音偏柔美，锦瑟的琴音偏高傲，无论是意境，还是风骨，自然比早先表演琴艺的吴雨思、凤青铃、凤银铃弹得要上百倍不止。

那三人顿时垂下头。

太皇太后定力很强，也很快沉浸了进去。片刻之后，大殿千人，只剩下云锦、玉痕、君紫璃、蓝澈、君紫钰几人依然面色不变，都齐齐地注视着凤红鸾。

这样的两道琴音，若是没有高超的定力和指力，根本就很难再融入进去。

又过了片刻，琴音已经渐入佳境。琼华已经闭上了眼睛，似乎融入了意境中。锦瑟不屑地对琼华撇了撇嘴角，眸光扫向凤红鸾，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她还真高看凤红鸾了。

“凤姐姐，你怎么还不动？”蓝澈急了起来。

凤红鸾淡淡地瞥了蓝澈一眼，眸光掠过大殿内众人痴迷的神色，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指尖轻挑，一道低低的音符响起，低得几乎听不见。

几人同时一怔，随即云锦嘴角微勾，玉痕凤目闪过一丝暖意。

君紫璃猛地抬头，坐着的身子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起身太急，撞倒了面前的桌子，满满一桌子菜色碗碟酒盏通通摔到了地上，稀里哗啦数声脆响同时响起。菜汤洒到了他的鞋面上，他的腿磕到了桌角，他似乎无知无觉一般，死死地瞪着凤红鸾。

怎么会是她……怎么会是……

君紫璃不敢相信地看着凤红鸾。这样的《高山流水》，他记忆中梦回千遍，原来真的是她。

眸中的万千情绪再也掩饰不住地流露在俊美的容颜上，神色刹那千变，身子忍不住轻轻地站栗，连手指尖都在站栗，想挪动脚步上前，想抓住那个淡然弹琴的人质问，想……

这一刻有无数想要做的事，但是他的身子却是一动也不能动，似乎连动也不会了。

只是看着凤红鸾，死死地，生怕一眨眼她便不见了。

众人齐齐被惊醒，都迷惑地看向君紫璃。

锦瑟不为所动，琴声依然一如既往。琼华心底一颤，但极力摒除刚才的动静。

转眼间，两道优美的音符再次入了佳境。

众人再次沉迷琴曲中。

云锦看着君紫璃失态，冷哼一声。即便知道了十年前救他的人是鸾儿不是琼华，那又如

何？他休想再挽回。

太皇太后从来没看过君紫璃如此，忍不住担忧地开口：“璃儿？”

君紫璃似乎没听见一般，依然死死地盯着凤红鸾，这一刻他的眼中只有凤红鸾。

“璃儿，怎么了？”太皇太后声音拔高了几分。

君紫璃依然一动不动。

“王弟？”君紫钰此时也担忧地开口，从来不曾见过王弟如此失态。

君紫钰话落，君紫璃忽然动了，一步一步向着凤红鸾走去。

“王弟！”君紫钰声音拔高了一分。

君紫璃根本就听不到君紫钰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得很重，似乎每一步都下了很大的力气，每一步脚印落在地面上都印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君紫钰想要再开口阻止，但是看着君紫璃脚抬起后留下的那道浅浅的痕迹，抿唇住了口。

云锦、玉痕凤目同时一闪，见君紫璃没有杀气，坐着的身子并未有所动作。

蓝澈凤目在君紫璃和凤红鸾之间穿梭，俊美精致的小脸有着不符合他年龄的深邃，敏感地看出君紫璃一定和凤姐姐有什么。但是无论如何，凤姐姐这样的女子只能是他的太子妃。

凤红鸾淡淡地向着君紫璃瞟过来一眼，指下的音符依然低低的，如涓涓细流，缓缓流转。随着君紫璃走近，一点点地高了起来，清冷如水，优美异常，巍巍群山，涓涓流水，天宽地广，一望无垠。

太皇太后顿时喟叹，这才是真正的《高山流水》！

随着凤红鸾的琴音高起来那一瞬间，几乎轻易地就打破了锦瑟琼华编织的幻境。

凤红鸾抬眸不屑地扫了两人紧咬着唇瓣想排挤出她的神色，指尖轻轻一挑，琴音一转，一波音符如一道闪电劈过，带着冲天飞起的霞光，瞬间打破了两个人的音符。

两人的琴音同时一断，琼华闭着的眼睛猛地睁开，不敢相信地看着凤红鸾。想再抬手，却无论如何也抬不起来了。试了半晌，灰白着脸，颓然地放下了手。

锦瑟琴音一断，不甘地咬牙再提起，很快便接上了刚才的琴音，指尖连连挑着音符，如利剑一般地试图打断凤红鸾的琴音，一双美眸也满是风霜刀剑。

但是无论锦瑟如何，凤红鸾的琴音一直不变。大殿内包括云锦、玉痕，所有人都被拉进了一个只有高山流水的意境。

顿时人人如入了魔一般，心神向往。

锦瑟一连试了几次，眼看要一曲终结，猛地咬牙一用力，做最后一搏，“叮”的一声刺耳的声响，七弦琴的琴弦断了。

锦瑟一口鲜血吐到了琴案上！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凤红鸾缓缓拿开放在琴案上的手，转眸，淡淡地看了一眼吐血的锦瑟，声音亦是清淡，“你输了！”

清冷如水的声音，依然打破不了她的琴韵余音。

“好一曲《高山流水》！这是我老婆子听过最好的！”太皇太后激动地站了起来。

云锦、玉痕、蓝澈、君紫钰也齐齐惊醒，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口：“不错，《高山流水》，如此一曲，可谓世间第一，仙音妙曲，其他皆不入耳！”

君紫璃在几人话落时猛地上前，一把抓住了凤红鸾的手腕，死死地看着她，声音沙哑颤抖，“是你，是你对不对？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你为什么……”

“璃王殿下，请自重！”凤红鸾甩开君紫璃的手，淡而冷地开口。

“自重？你要我自重？”君紫璃看着凤红鸾，忽然仰天大笑了起来，笑声苍凉痛苦，只感觉一个人的所有感情似乎都融入了这一声大笑中，如山洪暴发，一泻千里。

众人都被这笑声震醒，齐齐看着君紫璃。

凤红鸾依然目光清凉地看着君紫璃。早知道君紫璃和这身体主人有某种纠缠，但是那是和死去的凤红鸾的，并不是和她的。所以，即便有什么，也是没有。

琼华忽然心底升起浓浓的惧意，忍不住站起身，伸手去拉君紫璃，“璃，你……”

君紫璃忽然停止了笑意，转头看着琼华。

这一眼冰冷凌厉不带一丝温柔呵护和任何感情，如冰似刀，似乎在看一个死人。

琼华受不住后退了一步，若不是后面采苓眼疾手快地扶住她，险些栽倒在地。

只是一眼，君紫璃重新转头，看着凤红鸾，感觉天地间所有的苦和痛都齐集己身，将他击杀得体的无完肤，又是笑又是怒极地看着她，“如此作践我，你很开心是不是？”

凤红鸾面无表情地看着君紫璃。

千人的大殿，沉寂无声。

“璃儿，可是发生了何事？”太皇太后不由得站起身。

君紫璃深深地看了一眼凤红鸾，缓缓转过身，俊颜恢复，对着太皇太后躬身，“皇祖母，孙儿没事儿。只是见红鸾弹奏的指法和我母妃有几分相像，一时激动，惊扰皇祖母和皇兄了，璃儿罪该万死！”

原来他一直要找的人是她！可笑他一直错把明珠蒙尘，生生地将她推开自己身边。如今让他情何以堪？

悔得恨不得将自己的心挖出来看看，是否已经停止跳动了。

太皇太后一怔，老眼看着君紫璃极力压制的情绪，心底通透必不是这个原因，但自然也不会此时当着各国来使的面点破，慈爱地笑了一下，嗔怪地道：“你这孩子，没的吓坏了皇祖母，红鸾的娘和你母妃交好，你母妃的琴是红鸾的娘指导的，指法相像那是再正常不过，只是你以前不曾见过，才一时惊住了。”

君紫璃沉痛地点点头。

“你母妃知道你孝顺念着她，在天之灵也甚欣慰，你便也别伤心了！”太皇太后扫了一眼台下的一片狼藉，摆摆手，对着太监宫女吩咐道：“还不快收拾下去，重新摆上一桌来！”

宫女太监齐齐惊醒，很快便收拾干净，动作利索地给君紫璃重新摆上了一桌。

“父皇和母妃、陈母妃都去天上享福了，王弟也勿要伤心了，坐吧！”君紫钰也道。

君紫璃点点头，缓步走回了座位。

“琼华回座吧！”玉痕淡淡瞥了琼华一眼。

琼华惨白着脸由宫女搀扶着走回座位。

“红鸾第一局既然赢了琼华公主和锦瑟小主，朕看这接下来的便也不必比了！”君紫钰凤目扫了一圈，定在锦瑟面前的琴和血上，威严的声音缓缓开口。

“凭什么不比！不过一项而已！能说明什么？若不是我的琴音被她打断，自然不会输给凤红鸾！”锦瑟猛地推开断琴，坐着的身子站了起来。

“奉陪到底！”凤红鸾清淡地吐出四个字。

“好，下一项！”锦瑟高喊一声。

凤红鸾同意，君紫钰自然再无法阻拦。

李文立即将棋给二人摆了上来，片刻也不敢耽误。

锦瑟当先上前，袖中的手轻轻一扫，转眼间便摆了一个棋局，抬眼凌厉地看着凤红鸾。

凤红鸾淡淡扫了一眼，拈起一子落在棋盘上，棋局顿时开了一番天地。锦瑟再次抬手，棋局转眼又一番变化，凤红鸾继续落子，每次都是看似绝地，却每一子扭转乾坤。

片刻间，两人在棋盘上已经过了十数个回合。锦瑟的脸越来越沉，凤红鸾一派闲淡。直到解无可解，锦瑟猛地一把掀了棋盘，对着李文大喊：“下一局！”

李文身子一颤，连忙铺上笔墨纸砚。

按着所罗列的规定，二人同时提笔，诗词歌赋，一概囊括其中……

“下一局！”凤红鸾已经停笔，锦瑟依然只写了一半，恨恨地一甩笔，大喊。

李文立即准备下一局。

……

数十才艺，一一过遍，凤红鸾每每比锦瑟技高一筹！

一个时辰后，锦瑟已经脸色铁青。她根本就不信凤红鸾能胜过她，父主大才，倾囊相授，她几乎继承了父主全部。凤红鸾如何能完成这些？

大殿内寂静无声。

云锦、玉痕、蓝澈、君紫钰，太皇太后，各国随从的来使，满朝文武以及家眷，还有宫女太监嬷嬷……所有人，无一不为凤红鸾的惊才惊叹。

君紫璃默然地坐在那里，心中的失魂落魄，鲜血淋漓，只有自己知道。

“下一局！”锦瑟心中恨怒已经不能代表什么。

“云小主，已经只剩最后一局了！”李文站在远处提醒道。

锦瑟狠狠地剜了一眼李文，“滚！”

李文顿时一哆嗦，又退出了老远。

最后一局便是爬上十丈高的梁柱。

凤红鸾淡淡地抬头看了那光滑的梁柱一眼，回身看着上首的君紫钰，“皇兄，如果这梁柱有所损坏，你莫要怪我！”

“自然不怪！”君紫钰立即表态，就算是她将这座朝阳殿拆了也行。

凤红鸾收回视线，看着锦瑟，“你先来！”

“凭什么不你先来！”锦瑟阴狠地看着凤红鸾。

“好！”凤红鸾抬步走向梁柱。

“一起来！我就不信你可以再赢过我！”锦瑟见凤红鸾抬步，立即也抬步上前。

凤红鸾不屑地瞥了锦瑟一眼，腰间的酬情忽然飞出，八把飞刀同时钉在了梁柱上，分布在三丈高处。凤红鸾拉着酬情的锁链，身子凌空而起，上了梁柱。

蓝澈的眼睛顿时一亮，原来这玩意儿还有这样的用处。

云锦恍然大悟，原来上午击杀云隐的便是此物，伸手摸摸鼻子，这个真是好东西，他也想要一个。

玉痕凤目闪过一丝精光。

君紫钰忍不住大赞：“好！”

千人的大殿静寂无声。

锦瑟一看凤红鸾居然用如此方法上去，心中恨极，手腕一转数道黑线齐齐袭向凤红鸾钉在梁柱上的飞刀。灵力奈何不了凤红鸾，但是飞刀一毁，凤红鸾必然摔死无疑。

云锦俊颜一沉，就要出手；玉痕手指微微地勾了一下；蓝澈猛地站了起来；君紫钰也是心提到了嗓子眼；太皇太后和众人已经捂上了嘴。

但不到千钧一发之际，谁都没动。

凤红鸾眸光淡淡瞥了锦瑟一眼，拉着铁索猛地借着飞刀的势再次向上攀起，八把飞刀同时被拔出，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射向锦瑟。

快若闪电！

锦瑟只觉眼前寒光一闪，躲闪不及，两处肩膀气穴已经被刺中，灵力瞬间撤回了体内，身子猛地后退了一步。

一招得手，凤红鸾飞刀猛地撤回，再次向上钉了三丈。拉着酬情的锁链，踩着飞刀的刀柄，轻盈而上。

锦瑟心中一恨，根本不管肩上的伤口，再次出手，黑线刚飘到一半，凤红鸾已经上了梁柱，收回酬情，目光清淡地看着锦瑟，“你输了！”

凤红鸾的声音明明很轻，但是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锦瑟似乎没有听到一般，手中的黑线直直地向着凤红鸾手中的酬情袭来，一张绝美的小脸已经阴沉狠辣如魔鬼。

“住手！”云锦低喝一声，飞身而起。

玉痕前倾的身子微微一顿，撤了回来。如今一切落幕，云族的事儿，自然是云锦解决。

云锦轻飘飘上了十丈高的梁柱，手腕一转，接住锦瑟的灵力，揽着凤红鸾飘身落下。

锦瑟的灵力反弹，没有内力护体，身子瞬间被弹退了数丈，跌倒在地。

“输了便是输了！”云锦凤目清寒地看着锦瑟。

“云哥哥，我输了便是云族输了，你为了这个女人，连云族的颜面也不要了吗？”锦瑟从地上起来，用袖子抹了抹嘴角上的血，不服地看着凤红鸾，“我不服，我还要和她比！”

“愿赌服输！”云锦俊颜一沉，出手点住锦瑟穴道，沉声吩咐，“来人，即刻送她回云族！今日事情，父主若问，如实禀告！”

“是，少主！”有人立即上前，带着锦瑟向殿外走去。

锦瑟被人扛着，直到消失在大殿门口，那一双眼睛依然恨恨如毒蛇地看着凤红鸾。她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会输。

一场闹剧，就此落幕！

拒婚不娶

锦瑟离开后，大殿有短暂的静寂。

凤红鸾推开云锦，云锦揽着她的腰紧紧扣住，低头看着她，呼吸喷洒在她耳边，“鸾儿，你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总有一日，我都会知道。”

凤红鸾抬头冷冷地看着他。

云锦轻轻一笑，松开凤红鸾，缓缓转身，对着君紫钰歉然一礼，端的是温文尔雅，清古风流，“今日之事实属抱歉！云锦保证，锦瑟再不敢来东璃祸乱。”

太皇太后本来还担心锦瑟回去之后再报复，此时听到云锦保证，顿时松了一口气。

君紫钰淡淡一笑，“云少主不必致歉，只要云族主深明大义，了解今日事情始末只因云小主一人挑起，东璃和云族依然修好。”

“好！”云锦点头，答得干脆。

“天色还早，云少主和红鸾落座吧！”筵席自然不能如此散去，君紫钰一挥袖，对着李文吩咐道，“将这些通通撤下去，再摆一席！”

李文立即指挥太监宫女有条不紊地将凉了的筵席撤下去，又摆了一桌。

凤红鸾秀眉凝起，这里她一刻也不想待了，刚要开口说回府，云锦忽然低声道：“鸾儿，急着走多没意思，下面可还有好戏呢！不如留下来看看。”

凤红鸾抬眼看云锦，眸光眯起。

云锦对着她眨眨眼睛，向着君紫璃和琼华的方向各扫了一眼，又道：“你这么半晌一直都给别人欣赏，如今还不免费看一出别人的好戏吗？”

凤红鸾不为所动。

这个女人果然是刀剑不入，云锦刚要直接拽了她留下，太皇太后忽然开口：“红鸾丫头，到皇祖母身边来！我老婆子活不了几年了，你过来陪陪我，也正好说说话！”

“红鸾，皇祖母可是都喊你了，坐过来吧！”君紫钰也道。

大殿众人一直没从云锦、凤红鸾身上移开视线。只觉那两人站在一起，距离如此之近，男子俊美，女子风华，说不出的好看。